

公孙梦 著

紫星红梅  
(上)

蓝天出版社

## 内 容 提 要

在那崎岖的山道丛林中，一辆华丽无比的马车急驶而来。驾车的驭手是名震江湖、武艺绝顶的高手——羊操。车内的主人却是一位美似天仙、弱似宫女的艳丽少女。

他们的出现，顿使横霸江湖、残害武林人士的金龙会，提心吊胆，处处受制。从而引出了一场围攻紫星红梅的搏杀战。在东野相公的帮助下，紫星红梅有惊无险，逢凶化吉，渡过难关。

她俩在生死患难中产生了情愫，为了获得金龙会谋反的凭证，他们再次赴汤蹈火，并驾齐驱，冲杀不止……

## 目 录

- |         |       |        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第 一 回   | 龙驹凤雏  | ( 1 )   |
| 第 二 回   | 紫星红梅  | ( 33 )  |
| 第 三 回   | 雾里看花  | ( 70 )  |
| 第 四 回   | 一鸣惊人  | ( 133 ) |
| 第 五 回   | 趋炎附势  | ( 187 ) |
| 第 六 回   | 穷凶极恶  | ( 253 ) |
| 第 七 回   | 青云直上  | ( 293 ) |
| 第 八 回   | 血染集贤庄 | ( 345 ) |
| 第 九 回   | 美人无情  | ( 378 ) |
| 第 十 回   | 歌女倩影  | ( 441 ) |
| 第 十 一 回 | 贵为公子  | ( 507 ) |
| 第 十 二 回 | 太湖风云  | ( 538 ) |
| 第 十 三 回 | 初斗百毒精 | ( 584 ) |
| 第 十 四 回 | 鏖战汤山  | ( 656 ) |
| 第 十 五 回 | 龙虎会盟  | ( 725 ) |

## 第一回 龙驹凤雏

朝阳初升，彩霞满天。

一泓湖水，芦荻青青。

岸边，两个十五六岁的少年，正在比武。

离他们五丈远，石头上坐着一个老儒生和一个骨瘦如柴的老和尚。

两个少年龙腾虎跃，刀光霍霍，打得难分难解。

他们的武功，已有了很深的功底。

老儒生面带微笑，神情中不无得意之色，老和尚却闭着眼睛，无精打采，提不起兴致。

“喂，和尚，你看如何？”

“唔？啊，很好很好，两个都是骐驎之材，上上之选，先生眼力不差！”

忽然，场中喝斥连连，惊动了两位说话的长者，忙抬头看去，只见两个少年之中的一个，展开了一套奇诡凌厉的刀术，一把刀使得霍霍生风，白光闪闪，将那年龄稍小的少年裹挟其中，眼看抵敌不住，就要伤在刀下。

老儒生忙喝道：“雄儿，不可如此，还不快快停下！”

“徒儿遵命！”

应答声中，刀光一敛，雄儿已跳出圈外，面露得色，傲视对方。

“焜儿，受伤了么？”老儒生关切地问。

焜儿衣襟已被划开，一件褂子已成了碎布条，十分狼狈，但却毫无惧色。

“回禀师傅，徒儿不曾受伤。”他昂然回答。

老和尚那双浑浊无神的眼睛，此刻盯着这个叫焜儿的少年，仿佛要把他看个透。

“下去等候吩咐！”

“是！”两个徒弟行了礼，绕过岩石走了。

“和尚，两个徒弟的功夫你都瞧见了，大徒弟秦玉雄武功较高，适才以风火刀法胜了他师弟，只划破了师弟的衣服，不曾伤及皮肉，可谓宅心仁厚。二徒弟叫东野焜，入门较晚，武功低些，但悟性较高……”

“不必多说；你给哪一个？”

“和尚，任你择一带走。”

“真的由老衲自择么？”

“那是当然，老夫出口之言，岂能反悔？”

“唔，那个秦玉雄，安徽濠州人，他有个什么亲戚在朝中做官，对么？”

“不错，其父与老夫乃故旧知交，七年前老夫游凤阳访友，见雄儿资质上乘，根骨极佳，便与其父商议，携至雁荡山学艺。”

“那不成器的二徒弟东野焜，却是一个无父无母的流浪

儿，对么？”

“东野焜乃河北沧州人氏，其父乃一寒儒，不幸抱病身亡，其母悲痛过甚，不久相继过世，老夫于五年前在燕京街头见到他，当时他随亲戚在药铺里当小伙计，因见此子器宇不凡，遂将他要了来。他入山较晚，武功不及雄儿。和尚，你究竟看中了谁？”

“你愿给谁，说出来老衲再斟酌。”

“老夫不是说了么，任由你选。”

“唤他们来，当场决定，还要看他们愿不愿跟老衲走，勉强不得。”

“为践当年诺言，不走也得走，这个么，老和尚只管放心，两个徒儿都很听话。”说毕，高声唤道：“雄儿，焜儿，速到师傅跟前来！”

不一会，两个少年来到，恭恭敬敬侍立在儒生一侧。

儒生道：“雄儿，焜儿，为师今日要说一段故事，听完后你们想上一想，然后作出抉择，不得反悔，听明白了么？”

两人同声应道：“谨遵台命！”心里不免有些奇怪，说故事并不新鲜，平常在练武之后闲暇时，不也常讲些江湖掌故么？这“作出抉择”一句话，令人不解，要抉择什么呢？

只听师傅续道：“在八年前，为师因行道江湖，得罪了不少黑道凶顽，被仇家追杀。在杭州西子湖畔，与称霸江湖的黑道巨擘断魂手张渊、夜行魔慕容石相斗。此二人乃黑道中的顶尖高手，为师以一敌二，自然不是对手，但为师抱定以死相拼、同归于尽的决心，与二魔力战了三十回合，情势

十分危急。正好如澄大师路过，当即拔刀相助。为师与断魂手张渊拼了个两败俱伤。如澄大师与夜行魔慕容石也拼了个气尽力竭，谁也无法取对方性命。二魔走后，为师与如澄大师就近避在紫云洞养伤。如澄大师被慕容石的修罗追魂掌伤了内腑，一身功力尽失。如澄大师虽系五台派出身，但长年行走江湖，并无固定栖宿之地，为师便动了一个念头，对如澄大师道：‘和尚为救在下，失去一身功力，成为废人，今后行走殊多不易，八年后请和尚到雁荡山雁湖来寻在下，由在下遣一徒跟随，以照顾和尚。此徒在下收为记名弟子，交给你和尚后，请和尚收为衣钵传人。’如澄大师道：‘贫僧一个，浪迹山川，又何必收什么徒弟？赵施主好意心领就是了。’为师道：‘和尚为救在下失去功力，今后张渊、慕容石二獠寻仇，和尚又怎生自保？收一衣钵传人，技兼两家之长，一来不使自身技艺失传，二来可让徒弟照料晚年，这是在下报答和尚救命之恩的唯一办法。和尚要是不答应，那么只好由在下跟随和尚，随侍左右。’如澄大师无奈，答应了下来。不久，我二人伤势已愈，便各自东西。为师来到雁湖筒居，苦练武功，不时外出游走，以择佳徒。平日虽也看到过一些资质不错的儿女，但终究不够入选之格，因此择徒一事便耽搁了下来。以后，终于收了你们两人为徒。这几年，你们虽然只得为师武功之三四成，但行走江湖已能防身。现如澄大师如约而来，为师要实现当年诺言，由如澄大师在你们当中挑选一人，跟随如澄大师学艺，终身侍候如澄大师。这话，你们都听懂了吗？’

“师傅，听懂了。”两个徒弟齐声回答。说毕，面面相觑，他们完全没有料到，两人中的一个，竟然要中途离开师傅，跟随这个失去了武功的老和尚去当徒弟。当徒弟只怕是说得好听的话，骨子里不过是去服侍照料和尚罢了。试想，一个失去武功八年的人，又怎能教徒弟？师傅先前所说的“抉择”，却是这么一回事。

秦玉雄弄明白了这一点，又往下想，自己是师傅首徒，理所应当留下，师弟来山不过五年，功夫也差得多，跟和尚，该是他的事。

但师傅要老和尚选择，他若见我武功更高要了我去，该怎么办？不成，不成，该找个说法表示明白，让和尚知晓自己不愿跟他去，少来纠缠。

而东野焜此时也在动心思，师傅为报救命大恩，培育出个有武功的弟子侍候大师，送其终了天年。自己身受师傅养育传艺之恩，师傅欠人家的恩情，理应由弟子代为报答。

两人怀着不同的想法，同时开口道：“师傅，弟子……”

儒生一抬头：“道，一个个说，雄儿你有什么想法？”

秦玉雄道：“启禀师傅，雄儿以为，师兄弟二人，当以雄儿继承师傅衣钵，因为雄儿是首徒，入山随师也最早，因此师弟如随如澄大师去较为合适，一则他是次徒，一则……”

老儒生道：“不必再说，你虽是首徒，但为师答应如澄大师，由大师自择，选中了你，就应跟随大师去，明白么？”

“弟子明白，但弟子依恋师傅，只愿留在雁湖陪伴师傅，若从此离去，徒儿……”

“不要再说，焜儿，你呢？”

东野焜道：“启禀师傅，弟子深受师傅养育传艺之恩，本该留山……”

老和尚大概听得不耐烦了，手一挥，道：“你也不愿跟和尚去，不必再噜嗦，罢休罢休！”

东野焜连忙道：“弟子愿随大师去！”

儒生道：“焜儿，你愿随大师去？”

东野焜道：“是，弟子愿随侍大师左右。”

儒生暗自高兴，但又有几分恼意。

高兴的是他自愿跟随和尚，今后难以反悔，并使玉雄顺理成章成为衣钵传人。玉雄是故交之子，来山七年，师徒情同骨肉，若是被和尚看中要了去，确实也舍不得。当初收东野焜为徒时，就有将他交给和尚的打算。

恼的是这小子对师傅竟无眷恋之情，居然不等和尚挑选就争着要去，莫非这五年的抚育传艺之恩不放在他心上？

还未开口说话，老和尚就道：“东野焜，你可得想好了，老衲失去武功八年，哪里还能教徒弟，你跟着老衲，非但学不到功夫，还得随老衲四方化缘度日，既清贫又寒酸，吃了上顿无下顿，直至老衲圆寂，你方才有解脱之日。要是你留在此地，再有个三五年，就可学得你师傅风火刀王赵鹤的绝世武功。须知你师傅的一套风火刀，向被江湖称为一绝。八年前若不是两个魔头先合斗你师，伤了他的元气，那张渊独斗你师时就讨不了好去，你师也不会重伤。所以，你若跟老衲一走，前程就没有了，你还是多酌量酌量，休要随口答

应付好！”

东野焜道：“启禀大师，弟子深受恩师抚育传艺之恩，本应留山侍候师傅，但大师当年为救师傅受伤，弟子愿代师傅报恩，跟随大师行走天涯，也算弟子为师傅尽了一点心。”

赵鹤听了大悦，原来他并非无情无义，全是为了报答师恩甘愿去侍候和尚。

秦玉雄更是欣喜非常，有师弟顶缸，自己就算免了灾。你听和尚自己都说教不成功夫，跟了去定然一事无成；想自己公子身份，怎能去侍候这不起眼的和尚？东野焜师弟出身贫寒，又成了孤儿，侍候老和尚也并不委屈。

但老和尚却不听那一套，道：“东野焜，你嘴上说得好听，没准才走三五日就后悔，提起脚来溜之大吉，老和尚哪儿找你去？”

东野焜道：“大师，弟子句句出自肺腑，决不敢弃大师而去！”

赵鹤怕老和尚要秦玉雄，赶忙道：“焜儿，既是你自愿跟随如澄大师，从此不能反悔，如背弃大师就是背弃为师，你记住了么？”

东野焜毅然答道：“弟子决不反悔，跟随大师一辈子，只是师傅的大恩，弟子……”

赵鹤道：“你只要对如澄大师尽心尽力，也就是报答了为师，现在就行拜师大礼吧！”

东野焜连忙跪下，口称：“师傅在上，请受徒儿一拜！”说着恭恭敬敬叩下头去。

老和尚道：“噢，你忙什么？我和尚还没答应要你呢！赵施主要老衲从你们中任挑其一，你怎知老衲会挑上你？”

这话使东野焜等人一愣，这和和尚要旁生枝节，大概看不上东野焜，秦玉雄和赵鹤不禁有些着急，若真挑了秦玉雄去，又该如何？

赵鹤念头一转，道：“和尚，焜儿愿代师报恩，至诚至孝，何不成全于他？当然，老夫说过，两个徒弟任你挑一，这话仍算数。”

老和尚道：“这小子嘴甜，难保不是口是心非？他明知跟我和尚去学不成功夫，误了前程，可偏要跟和尚去，你说这小子是痴还是傻？”

赵鹤道：“和尚，他代师报恩，怎会是痴是傻？反正挑中谁谁就得去，又何必……”

老和尚对东野焜道：“你真要去？”

“是，弟子当真要去！”

“你不反悔？”

“决不反悔！”

“误了前程你休来怪我！”

“弟子决无半句怨言。”

“好，这可是你自己说的，一个年青人，竟这般没出息！”老和尚直摇头，“走吧走吧！”

东野焜连忙向赵鹤跪下，流下泪来：“师傅，弟子跟随你老人家五载，蒙师傅谆谆教导，慈心抚育，大恩大德，永生不忘！他日定重返雁湖，叩谢师恩！”言毕三叩，起立后又对秦

玉雄道：“师兄，愚弟走后，望师兄尽心侍候师傅，愚弟的一份责任，也只好由师兄代劳了。”

秦玉雄满心欢喜，总算过了这一关，答道：“师弟只管放心去，愚兄自会小心侍候师傅，你这一路去，也要多多保重。”

赵鹤十分感慨，虽说收东野焜为徒时就作了这般打算，但临分手时却又于心不忍。师兄弟都是俊朗丰神，有夺人英风，要是都在身边，将来光大门户岂不更好？

此时，老和尚说走就走，再不肯多耽搁。

东野焜又再次叩谢师傅，洒泪而别。

东野焜边走边回头，恋恋不舍。

老和尚大恼，道：“怎么？一步三回头，不想走就回去，老衲又不强你跟来！”

东野焜止住泪，道：“徒儿跟定了师傅，岂能出尔反尔？只是在雁湖蒙受五年养育授艺之恩，不能一时忘怀！”

“你回雁湖，再过三年五载艺成，到时下山行道，扬名天下，受万人敬仰。你若跟了和尚去，哪里成得了气候？我说你还是回去吧！”

“弟子报师恩跟随师傅，纵使不能学得绝技，那也是没法儿的事。”

老和尚不再说话，只顾低头走路。

还未下到半山，他就走不动了。

东野焜道：“师傅，弟子背你老走吧。”

老和尚叹口气：“失去功力，连路都走不动了，善哉善

哉，只好如此啦，好在你身子骨还健壮，就当个驴来骑也不妨。”

东野焜把师傅背起，就像背个婴儿般，没有几斤份量，心想师傅原来本领跟赵师傅一样大，失去功力竟骨瘦如柴，真可怜啊！

他小跑着下山，尽量不让师傅颠簸。

可老和尚仍然抱怨道：“慢些慢些，你这不是存心要把师傅几根老骨头颠得散了架么？”

东野焜赶紧放慢了脚步。

“你师傅这五年教了些什么功夫与你？”

“回禀师傅，赵师傅教了徒儿金刚混元功、几套拳脚和一套刀法。”

“噢，你已习了风火刀法，还有什么？”

“徒儿并未习得风火刀法，别的没有了。”

“没有了？这不太少了么？你师傅为何不教你风火刀法？是不是你小子笨得像驴，不堪造就，无法学会这上乘刀法？”

“弟子虽愚鲁，但师傅教的功夫还是学会了，只因弟子功力不够，故师傅未授风火刀法。”

“停下停下，把师傅放下来歇歇气。”

东野焜找了棵大树，轻轻把老和尚放下。

老和尚背靠树身，又道：“没学暗器？”

“回禀师傅，没学，赵师傅说，用暗器胜人不武，大丈夫明刀明枪取胜……”

“胡说八道，偏见偏见！”

“这……”

“五年光阴，你才学了这么点玩艺儿，真叫老衲心寒。啊，对了，你的内功如何？”

“弟子天天坐息吐纳，也不知内力如何？”

“自然是好不到哪里去，不然你师傅怎不教你风火刀法？唉，此去路程不近，要是路上遇到强人，靠你只怕靠不住。若是碰到断魂手、夜行魔，这条命保得住么？”

“弟子愚钝，学艺不精，但这一路去，见到老魔就赶紧避开，不与之朝相……”

“哼！说得容易，好了好了，上路上路！”

东野焜把和尚背起，小心翼翼下山。

渐渐，老和尚身躯重了起来，不到半个时辰，就像背着尊大石像，把东野焜累得直喘粗气，浑身直冒汗，但他咬紧牙关继续走。

老和尚在他背上不吭不哈，任由他走。

东野焜心想，师傅体虽轻，但路走长了自然就会觉得重，只要歇口气就能恢复体能，似这般勉强举步，要是站立不稳，摔了师傅怎么办？于是喘着气道：“师傅，徒儿……徒儿力乏……让徒儿……歇口气再、再走……”

“噢，刚走了不到一个时辰，你怎么就累了？再走半个时辰歇气……”

“师、师傅，徒儿、力尽、怕、怕站不稳，摔、摔痛了、师、师傅……”

“啊哟，这倒是的，你摔了不要紧，师傅这把老骨头可经不起摔，那就停下歇息吧。”

东野焜把老和尚放到一棵树下，迫不及待仰睡在草丛里，张大着嘴直喘粗气。

老和尚道：“你瞧你这模样，背老衲这般瘦的人竟累得不堪，真是没用！足见你功夫太差，真叫老衲失望！”

东野焜哪有力气应答，只顾呼呼喘气。

老和尚也闭上了嘴，闭目打坐。

顿饭功夫，东野焜才缓过气来，背起师傅，又觉轻若无物，便放心迈开了大步。

哪知才走了盏茶功夫，老和尚那枯瘦的身躯又重了起来，而且越来越重，仿佛老和尚变成了一尊铁罗汉似的，叫他吃不消。

他连连提起真气，功贯双臂，才勉强没让老和尚从背上滑下来。他咬紧牙关，勉力支撑又走了一会，内力已消耗去了九成，不得不求师傅下来，让他喘口气。

“噢，你怎么又叫累？怎会如此不中用，半个时辰不到就走不动了，似这般走法，何年何月才下得了山？唉，放下、放下！”

东野焜十分羞愧，自己也不明白怎会如此无用，把师傅放下后，四仰八叉躺在地上，如风箱般呼哧呼哧直喘气。

老和尚把眼一闭，只当没瞧见。

东野焜喘了一阵，浑身骨头像散了架，一点力气也没有，若不赶快运功调息，往下的路又该怎么走？便使劲坐了

起来，运功提气。

哪知老和尚道：“你既然已喘过气来，那就上路，为师也不要你背了，自己走吧。”

东野焜见师傅说走就走，只好跟着站起来，拖着两条软绵绵直发飘的腿，走在后面。

可是，盞茶时分不到，他离师傅越来越远，便拼命加快步伐，可就是怎么赶也赶不上。

师傅佝偻着枯瘦的身躯，蹒跚在曲曲弯弯的山道上，走得一点也不快，可为何却赶不上呢？只有请师傅慢行等等他了。正欲呼叫，转念又一想，这样说没有道理，师傅走得还不够慢么？这该怎么办才好。

他急得一时没了主意，眼睁睁瞧着师傅拐了两个弯儿就没了影子，慌得他提起脚就跑，冷不防被草根绊了一下，一跤摔了个跟头，沿坡往下滚去。他此时气尽力乏，怎么也刹不住身子，只好两手护住头部，索兴任身子翻滚下去，直到被一棵大树挡住，才算停了下来。

“嘿，下坡用滚的办法么？好聪明的孩子，这倒是又快又省力。”

树背后传来老和尚的声音，原来师傅坐在这里等他，他立即放下心来。

“不是的，徒儿、摔、摔了跟头……”他浑身摔得疼痛，咧着嘴，喘着气回答。

“什么？那么大个人，又是练了武功的，走路居然会摔跤？唉！看来你比你师兄差了一大截，所以赵老儿藏私，嘴

里说任我和尚择一个徒弟，但我口还未开，你们两人一个就说不愿，一个说愿，分明是师徒三人串通好演这么一出戏，好把你这不成器的小子推给我和尚！”

“啊哟，师傅冤枉，弟子事先并不知道，跟随师傅确是徒儿自愿的。再说徒儿比起秦师兄来，又有哪一点差了？徒儿并不妄自菲薄。”

“啊哟，亏你说得出这般大话来！你和师兄比武，被你师兄把件衣褂划得不成样，当着我和尚的面，脸都丢光了！”

“师傅，弟子未学风火刀法，所以……”

“你的内功呢？比得上师兄么？”

“比不上，所以师傅未教风火刀法。”

“对呀，师兄什么都比你高明，你还不服输？赵老儿舍不得你师兄给和尚，就拿你小子来敷衍搪塞，粗布充绸料。”

“师傅，先贤墨子云：‘行者必先近而后远’，弟子以此自勉，学功夫由浅而深，只要勤奋努力，后来者也可居上。”

“可你就没有居上，而是居下，阿弥陀佛，多说无益，走吧走吧！”

东野焜答应着站起来去搀师傅，老和尚道：“要背么？也好，人老腿脚不灵走得慢，你背着走快些，权当老和尚骑头驴子。”

东野焜一愣，又要背？只好把身子蹲下，把师傅背起来，这回感到师傅身子如纸糊的人儿，一口气走到山脚下也未感到半分吃力。

老和尚道：“放下为师，去找村民化点稀饭来充饥，师傅